编辑 甘子达 | 美编 徐丞 | 校对 杨翼

远嫁千里，我才读懂他的“老实”

倾诉人：怡然 年龄：28岁 性别：女 职业：自由职业 倾诉方式：微信 记录整理：晨晓艾

6年前，我从贵阳的一个小县城嫁到徐州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只要两个人一条心，在哪儿都能把日子过好。现在回头看，我不是输给了距离，是输给了一次又一次的“算了”。

我常常在深夜里问自己，这些年，我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把自己活成了这个家里最没有分量的人？

为一句“老实”，我嫁了过来

我的老家在贵阳的小县城里，年轻人大多往外走。我和阿斌是在网上认识的。他话不多，问他什么答什么，挺实在的。我说起家里的事，他会认真听完，再慢慢给我出主意。隔着屏幕，我觉得这个人靠得住。

有一年，他说想来找我。我其实动心了，可我更想离开这里。县城的日子一眼能望到头，我不甘心二十几岁就把自己“钉”在这里。我跟他说：“你别来了，路那么远，我去找你。”半个月后，我来到了徐州，他来车站接的我。我当时觉得，这个人还挺好的。

我到徐州没几天，阿斌就以女朋友的身份把我介绍给他家人。他姐姐小琴开了一家宠物用品店，店里正缺人手，小琴让我留下帮忙，一个月挣三四千元左右。其实我在网上投过简历，以我的条件，月收入5000元以上不成问题。可小琴先开了口，阿斌也在旁边看着我，我就想，帮她就等于帮阿斌，就答应了。

因为店里忙，那年过年我没回去。除夕小琴一家吃火锅，叫上了我。我坐在桌角，听他们聊亲戚、聊生意，插不上话，感觉有些孤单。阿斌看到了，给我夹了一筷子羊肉，说：“明年带你回去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眼泪差点掉进碗里。

现在想想，那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了他。

小琴对我不算坏，却总在我面前提：“我弟以前有个女朋友，处得挺好，就是他不上心。”我第一次听，笑笑；第二次听，心里就有点堵。我问阿斌，他说早分了，让我别多想。我信他，可信归信，那种被试探的感觉，一直没散。

去他家吃饭，他父母也不太热情。有一回我买了不少菜提过去，老两口连句客气话都没有，翻着袋子说这个不新鲜、那个买贵了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阿斌在旁边打圆场：“她不太会买菜，下次我买。”那一刻我心里是凉的，可我还是劝自己：老人嘛，可能处久了就好了。

低头，低成了习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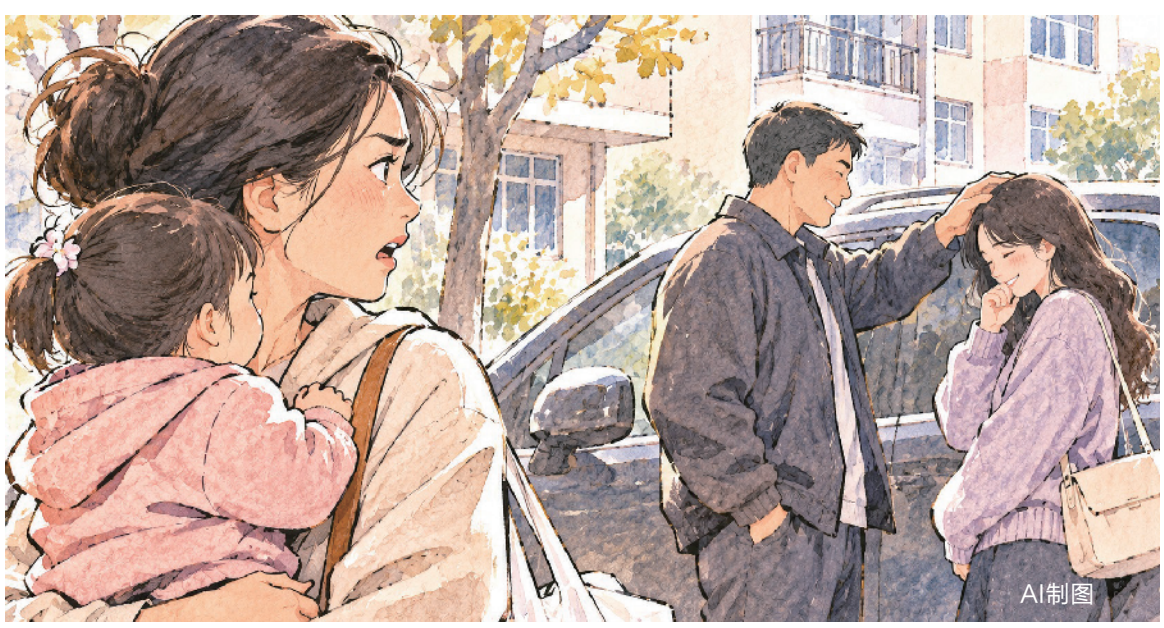
来徐州的第二年，我们结婚了。领证那天是个阴天，只是草草走了个过场。他说等他攒攒钱好好补偿我。我说不用，咱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

婚后为了多挣钱，他贷款买了辆大车跑长途拉货，而我还在小琴的店里上班。我业务熟，工资却还是有些低。我提过几次想换工作，她总有理由不放我走：“再帮姐一阵，等招到人就好了。”这一帮就帮到我怀孕9个多月。怀孕后期我反应大，闻不得狗粮的味道，可店里就我和小琴两个人，她不提招人，我也不好意思休息。

生孩子的前几天，我还在店里搬货、记账，晚上9点多才关门。女儿出生时，嘴唇有点问题，医生说是唇裂。我脑子却“嗡”的一下，第一反应是：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？阿斌是第3天赶回来的，站在婴儿床边看了很久，说：“没事，咱们治。”这句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。

小琴知道后，在病房里阴阳怪气，说我自己不小心，还怪到她头上。婆婆做得更绝，月子餐直接在小饭馆里订的，虽说便宜，但很不干净，我吃了3天就开始拉肚子。阿斌在外跑车，我不想让他分心，这些事一句都没提。夜里孩子哭，我抱着她哄到天亮。婆婆就来过一次，提了一桶排骨汤，说月子里多补补。那桶汤没舍得倒，喝了3天。

女儿半岁做手术，阿斌请了3天假。进手术室前，我给他父母打电话，想让他们来个人搭把手。婆婆说家里走不开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天他们在邻居家打麻将。阿斌的哥哥再婚，新嫂子肚子里又有了孩子，他家最不缺的就是小孩，我女儿排不上号。手术费要20000多元，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凑的。好在手术很顺利。那天下午，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，忽然特别想家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到我妈的号码，又放下了。



AI制图

看清之后，我不再留恋

女儿1岁多的时候，我下定决心换工作。那天晚饭桌上，公公听完我的想法，放下筷子看着我说：“做人要懂得感恩。吃人家的、住人家的，还没良心就不好了。”我说，我这些年拿的工资比外面低一半，我感恩，但我总得往前走一步。阿斌低头扒饭，一声不吭。

小琴听说我要走，火气很大，打电话给阿斌，说我跟店里的客户关系不清不楚。我气不过，跟她吵了一架，一怒之下把她店里的电脑推到了地上。屏幕碎了，我赔了3000元，那是我攒了半年的钱。小琴在亲戚群里说我白眼狼，说我吃她家的饭、砸她家的店。阿斌回来后说，他知道姐姐在造谣，也支持我离开，他说“就算你不工作，我也养得起你们。”

可没过两天，他让我买点东西去给姐姐道歉，我不肯去。他就自己打电话，低声下气地赔不是。我看着他那个样子，心里又气又委屈，我们也因为这事吵了起来。我说：“你爸妈对你不如对你姐好，就是因为你好欺负。”他把碗一放：“你不想从这个家搬走，就得学会低下头做人。”

我说，我既不搬走，也不低头。那么多年，我受够了。

那天夜里他没回来。半夜，车友把他送回来，人喝得站不稳。车友拍着我的肩说：“他也不容易，跑车还贷，压力大，你别老逼他。”我站在门口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原来在他朋友眼里，我才是给他压力的人。

真正让我死心的，是小萌。

过段时间，小琴突然说生意不好需要卖房子，让我们搬家。我死活不同意，阿斌也不好说什么。那阵子他和家里关系紧张，经常跟车友喝酒，车友的妹妹小萌也总在。有一次我抱着女儿去药店，回来时看见车停在门口，阿斌下车，伸手摸了摸小萌的头发。那个动作很轻、很自然，像是做过很多次。回家后，我和阿斌大吵一架。问当时怎么回事，他反复说喝多了不记得，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我问他：“你跟她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”

那一刻我忽然很清楚：他不是不懂，他只是不想承担。

后来我提了离婚。他一点都不意外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孩子跟谁？”我说跟我。他露出轻松的神情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原来这个“老实人”，算得比谁都明白。

去年年底手续办齐，我带孩子回到了贵阳。我谁都不恨。我只是不想再让女儿看见，她妈妈在这个家里，连说一句“不”都要先看别人的脸色。



情感专家“包包”分析

这段婚姻的悲剧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。阿诚并非不善良，但他习惯在原生家庭里低头——面对姐姐的算计、父母的冷淡，他既不争取也不反抗，反而把“低头”当成生存智慧，甚至要求妻子也一起低头。当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愿为伴侣撑腰时，所谓的老实，就变成了逃避责任的挡箭牌。

婆家的问题同样清晰：姐姐以“帮忙”为名长期压低工资、拿捏弟媳；公婆把房产当作恩情筹码，动辄以“感恩”施压……这些都在不断消耗女方对这段关系的信任。女方能忍到如今，靠的是一次次自我说服“只要他对我好”。可当“他对我好”也变成一句空话，忍耐便失去了意义。

女方最终的离开是清醒而正确的。婚姻需要的不是单方面的隐忍，而是彼此担当、共同面对。远嫁本身并不悲情，真正的风险是把全部安全感和退路都押在一个人身上。学会爱自己，永远是走出泥泞的第一步。